

雙井錄

十二

15
1907
7

15
1907
7

輟耕錄卷第十一

寫像秘訣

王思善釋自號癡絕生其先睦人居杭之新門篤志好學雅有才思至正乙酉間攜李葉居仲廣居寓思善之東里教授余從永嘉李五峯先生孝光往訪之時思善在諸生中年方十二三已能丹青亦解寫真先生即俾作一圓光小像面部僅大如錢而宛然無毫髮異先生喜作文以華之爾後余復託交於其尊人日華畢遂與思善為忘年友思善繼得吳中顧周道達緒言開發益造精微是故於小像特妙非惟貌人

之形似抑且得入之神氣嘗授余秘訣并采繪法今
著于此與好事者共之
凡寫像須通曉相法蓋人之面貌部位與夫五嶽四
瀆各各不侔自有相對照處而四時氣色亦異彼
方時嘯談話之間本真性情發見我則靜而求之
默識于心閉目如在目前放筆如在筆底然後以
淡墨霸定逐旋積起先蘭臺庭尉次鼻準鼻準既
成以之爲主若山根高取印堂一筆下來如低取
眼堂邊一筆下來或不高不低在乎八九分中則
側邊一筆下來次人中次口次眼堂次眼次眉次

額次頰次髮際次耳次鬚次頭次打圈打圈者面
部也必宜如此一對去庶幾無纖毫遺失近代
俗工膠柱鼓瑟不知變通之道必欲其正襟危坐
如泥塑人方乃傳寫因是萬無一得此又何足怪
哉吁吾不可奈何矣

采繪法

凡面色先用三朱膩粉方粉藤黃檀子土黃京墨合
和襯底上面仍用底粉薄籠然後用檀子墨水幹
染面色白者粉入少土黃燕支不用膩脂則三朱
紅者前件色入少土朱紫堂者粉檀子老青入少

臘脂黃者粉土黃入少土朱青黑者粉入檀子土黃老青各一點粉薄罩檀墨幹已上看顏色清濁加減用又不可執一也

口角燕支淡如要帶笑容口角兩筆畧放起

眼中白染瞳子外兩筆次用煙子點睛墨打圈眼稍微起有摺便笑

口唇上臘脂寫

鼻色紅臘脂微籠

面雀斑淡墨水幹麻檀水幹

髯色黑者依鬚髮渲紫者檀墨間渲黃紅者藤黃檀

子渲

髮先用墨染次用煙子渲有間渲排渲亂渲當自取用

手指甲先用臘脂染次用粉染根

凡染婦女面色臘脂粉襯薄粉籠淡檀墨幹

凡染法白紙上先染後却罩粉然後再染提掇絹則先襯背後

凡調合服飾器用顏色者緋紅用銀朱紫花合○桃紅用銀朱臘脂合○肉紅用粉爲主入臘脂合○栢枝綠用枝條綠入漆綠合○黑綠用漆綠入螺

青合○柳綠用枝條綠入槐花合○官綠即枝條綠是○鴨頭綠用枝條綠入高漆綠合○月下白用粉入京墨合○柳黃用粉入三綠標并少藤黃合○鵝黃用粉入槐花合○磚褐用粉入煙合○荆褐用粉入槐花螺青上黃標合○艾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檀子合○鷹背褐用粉入檀子煙墨土黃合○銀褐用粉入藤黃合○珠子褐用粉入藤黃臘脂合○藕絲褐用粉入螺青臘脂合○露褐用粉入少土黃檀子合○茶褐用土黃爲主入漆綠煙墨槐花合○麝香褐用土黃檀子入煙

墨合○檀褐用土黃入紫花合○山谷褐用粉入土黃標合○枯竹褐用粉土黃入檀子一點合○湖水褐用粉入三綠合○蔥白褐用粉入三綠標合○棠梨褐用粉入土黃銀朱合○秋茶褐用土黃入三綠槐花合○油裏墨用紫花土黃煙墨合○王色用粉入高三綠合○鮫色用粉漆綠標墨入少土黃合○瓔子用粉土黃檀子入墨一點合○藍青用三青入高三綠合○金黃用槐花粉入臘脂合○雅青用蘇青靛螺青罩○鼠毛褐用土黃粉入墨合○不老紅用紫花銀朱合○葡萄褐

用粉入三綠紫花合○丁香褐用肉紅爲主入少
槐花合○杏子絨用粉墨螺青入檀子合○璣綾
用紫花底紫粉搭花樣○番皮用土黃銀朱合○
鹿胎用白粉底紫花樣○水獺氈用粉土黃合○
牙笏用好粉一點土黃粉凝○皂鞢用煙墨標○
柘木交椅用粉檀子土黃煙墨合○金絲柘同上
不久墨○紫袍用三青臘脂合○其餘一一不能
備載在對物用色可也

凡合用顏色細色頭青二青三青深中青淺中青螺
青與蘇青二綠三綠花葉綠枝條綠南綠油綠漆

綠黃丹飛丹三朱土朱銀朱枝紅紫花藤黃槐花
削粉石榴顆綿臘脂檀子其檀子用銀朱淺入老
墨臘脂合

相地理

江陰州宋季時兵馬司在州治東南里許平地上可之
後置土牢歸附後有善地理者以爲宜帝王居之人
問其故曰君山龍脉正結於此是以知其然也皆弗
之信越數年就其上起蓋三皇廟亦奇術哉君山州
之主山也

狎娼遭毒

姑蘇鄭君輔放浪不羈爲漕府小吏時督運至真沽狎遊群娼挑達太甚殊弗堪之或有進藥於鄭曰此助陽奇劑也鄭試傳之數日後陰器消縮若闔官然竟以此終其身漫書爲後人戒

夢

應之紹錢唐人以鄉貢下第任嘉興學正丁父憂仍寓居授徒至正壬辰秋避難于其諸生李氏子家去城數十里曰奉賢鄉李之從祖號太無爲道士住持紫虛觀之紹一見若平生歡八月廿九日太無得中風疾之紹饋藥療之獲蘇曰一再詣問九月四日又

自紫虛問疾還寓忽得疾丁中而殂其妻楊氏太史同僉瑀之女就所館治喪且以計其母若弟於海寧及嘉興城中紫虛之徒以其疾與太無同不以告是夜將半太無忽呼弟子卓處潛輩謂曰適得夢甚怪俾取紙筆書之云於本觀所奉岳祠之前見有某姓名一吏及卒二人押男女各一併持公文而來因讀其詞曰嘉興路城隍司准海寧州城隍司牒爲陸小蓮告至正八年內溺水事冤屈未伸今發陳喜兒應偉前去勒要應才同解岳祠周府君取問太無詢來使之詳答曰陸小蓮者嘉興百福坊人而應才之婢

也爲其妻妬逐之遂赴水死陳喜兒者才之母也時居海寧偉字之奇才之弟也居嘉興城東謂彼時不爲救護故連逮耳太無見陳氏帶鎖衣白衣黃裙問之年六十有四應律荷校衣青衣錄其罪狀皆歷歷可記來使云今若貴司移牒溫都統爲之解釋則尚可也遂覺始知之紹已逝王昌言與之紹有交承之好同寓其所明白來紫虛太無因問應母之年及之奇之貌皆如所夢乃以告之昌言馳報楊氏楊即詣紫虛拜懇太無于床下謂夢中事皆實有之復自訴其詳且言其夫胸間尚溫手足猶軟故求移文解釋

仍躬禱岳祠冀之紹之復生也是日午後之奇自城東來衣青衣云昨日亦得疾與兄同所見如太無夢今雖少甦猶憤憤莫知所以然至夜楊氏以憂懼亦疾作旋即無他而之紹氣已絕矣時建德邵清溪偶宿紫虛目擊其事翌日遂行不知往計陳氏者歸報何如及之奇之死生耳

白醉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爲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羅騰空映簷白醉見清異錄樓攻媿嘗取白醉二字以銘閣

賢母辭拾遺鈔

尋以道宰江右一邑日有村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鈔十五定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來而欺我乎縱有遺失亦不過三兩張耳寧有千束之理況我家未嘗有此立當禍至可急速送還毋累我爲也言之再子弗從母曰必如是我須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但於原拾處俟候定有朱主來矣子遂依命携往頃間果見尋鈔者村人本朴質竟不詰其數便以付還傍觀之人皆令分取爲賞朱主斬曰我原三十定方纔一半安可賞之爭鬧不已相持至廳事

下聶推問村人其詞實又密喚其母審之合乃俾二人各具朱者實三十定得者實十五定文狀在官後却謂失主曰此非汝鈔必天賜賢母以養老者若三十定則汝鈔也可自別尋去遂給付母子聞者稱快

女奴義烈

孕那者杭城東偉元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某郡官所孕那奉主婦曰謹主婦亦委以腹心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日寇陷杭劫官民府庫至偉元氏家不得物乃反接主婦柱下拔刀礪頸上諸侍婢皆散走孕那獨以身覆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利

吾財豈利殺人哉凡家之貨寶皆我所藏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死我當悉與將軍不吝寇乞解主婦縛朶那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散置堂上寇爭奪之竟又欲犯朶那身朶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生主況汝賊乎寇驚異捨而去朶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貨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時人莫不稱之曰義烈義烈云

龍廣寒

龍廣寒江西人移居錢唐挾預知之術游湖海間咸推

爲異人或謂專持寂感報耳秘呪故爾寂感即俗所謂萬回哥哥之師號也釋氏傳燈錄師姓張九歲乃能語兄戍安西父母遣問迅朝往夕返以萬里而回號萬回又護法論號州閩鄉張萬回法雲公者生於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有兄萬年久征遼左相去萬里母程氏思其信音公早晨先母而往至暮持書而還護法論乃宋無盡居士張商英誤必有所據按此則師之靈通容有之廣寒又行服氣導引之法常佩小龜十數于身至晚仍解飼之事母至孝六月一日母生辰方舉觴爲壽忽見北窓外梅花一枝盛開人

皆以爲孝行所感士大夫遂稱之曰孝梅贈詩者甚多惟張菊存一篇最可膾炙曰南風吹南枝一白點萬綠歲寒誰知心孟宗林下竹至治初間廣寒卒時年百有八歲猶童顏綠髮云

夜航船

凡篙師於城埠市鎮人煙湊集去處招聚客旅裝載夜行者謂之夜航船太平之時在處有之然古樂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詩有明朝有物充君信携酒三樽寄夜航之句則此名亦古矣

不快

世謂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陀傳亦然

雷雪

至正庚子二月六日浙西諸郡震霆掣電雪大如掌頃刻積深尺餘人甚驚異後閱李復中青唐雜記云宋元符二年九月廿一日夜鎮洮大雷自初更至四鼓凡一百三十餘雷雪深二尺後旬日西羌叛以有備無患出師大捷又周密癸辛雜識云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余至博陸大雷雪下如織而雷不止天地爲之隄黑平生所未見據二說如此然杭州自去歲十二月被圍至三月兵退豈即青唐之識與

分疏

人之自辨白其事之是否者俗曰分疏疏平聲漢書袁盎傳以不親爲解顏師古注曰解者若今分疏矣北齊書祖珽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傳廣寧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自分疏

西皮

髹器謂之西皮者世人誤以爲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馬鞭自黑而丹自丹而黃時復改易五色相疊馬鐙磨擦有凹處粲然成文遂以髹器做爲之事見因話錄

煖屋

今之入宅與遷居者隣里醖金治具過主人飲謂之曰煖屋或曰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煖房來則煖屋之禮其來尚矣

鬼室

温州監郡某一女及笄未出室貌美而性慧父母之所鍾愛者以疾卒命畫工寫其像歲序張設哭奠常時則皮置之任滿偶忘取去新監郡復居是屋其子未婚忽得此心竊念曰娶妻能若是平生願事足矣因以懸于臥室一夕見其下從軸中讀榻前叙殷勤遂

與好合自此無夜不來踰半載形狀羸弱父母詰責以實告且云至必深夜去以五鼓或齋佳果啖我我答與餅餌則堅卻不食父母教其此番須力勸之既而女不得辭爲咽少許天漸明竟不可去宛然人耳特不能言語而已遂真爲夫婦而病亦無恙矣此事余童子時聞之甚熟惜不能記兩監郡之名近讀杜荀鶴松窓雜記云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可令生余願納爲妻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

之必活顏如其言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遺顏劍劍纔及顏室真真乃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携其子却上軟障覩其障惟添一孩子皆是畫焉讀竟轉懷舊聞已三十餘年若杜公所書不虛則監郡子之異遇有之矣

牙郎

今人謂駟儉者爲牙郎本謂之互郎謂主互市事也唐

人書互作牙互與牙字相似因訛而爲牙耳

墓屍如生

松江蟠龍塘普門寺側一無主古墓至正己亥春爲其里之張雕盜發有誌石乃宋時錢叅政良仁妹諱惠淨以該恩奏封孺人生一男五女年六十有五嘗捨田入寺因於紹興四年十月附夫墓之右破棺無穢氣顏色如生口脂面澤若初傳者冠服鮮新亦不朽腐得金銀首飾器皿甚多至放其繡履傳相玩弄人以爲異余聞漢廣川王去疾發魏王子旦渠冢無棺槨有石床床下悉是雲母末上二屍一男一女皆年

二十餘東首裸臥顏色如生人鬢髮亦如生人此恐雲母之功今此婦葬日距今百七八十年而亦不損壞其理又何邪

枯井有毒

平江在城峨嵋橋葉剝者門首簷下有一枯井深可丈許偶所畜猫墮入適隣家浚井遂與井夫錢一緡俾下取猫夫父子諾子既入井父不出父繼入視之亦不出葉惶恐繫索于腰令家人次第放索將及井底亟呼救命比拽起下體已僵木如屍而氣息奄奄鄉里救活之白于官官來驗視令火下燭彷彿見若有

旁空者向之死人一橫臥地上一斜倚不倒鈎其髮提出遍身無恙止紫黑耳衆議以恐是蛟唇之屬實之士焉余意山嵐蠻瘴尚能殺人何況父年乾涸陰毒凝結納其氣而死復奚疑哉此事在至正己亥秋八月初旬也後讀西陽雜俎有云凡冢井間氣秋夏多殺人先以雞毛投之直下無毒迴舞而下者不可犯當以泔數斗澆之方可入矣得此一章信余意之誠是也

賢孝

前至元間杭州有鄭萬戶者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而

奉事母夫人備極孝道母誕日垂至預市文繡襪段製袍爲壽鍼工持歸縫綴既成爲油所汚時估貴重工莫能償自經不死隣婦有識其母者潛送入白之至日臥不起子至候問安否見有憂色請其故曰昨莫偶視新袍適几上油缶翻濺漬成玷我情思殊不往耳子告曰一袍壞復製一袍可也夫人何重惜乃爾母陽爲自解遂起受子孫拜賀如常歲儀入咸以此爲賢母而益見萬戶之孝國朝婦人禮服達鞞曰袍漢人曰團衫南人曰太衣無貴賤皆如之服章但有金素之別耳惟處子則不得衣馬今萬戶有姓者

而亦曰袍其母豈達鞞與然俗謂男子布衫曰布袍則凡上蓋之服或可繫曰袍

事物異名

暇日讀書遇事物之異名者偶記一二以備采覽云

割政割刺之政也

父馬記平準書

毳布西胡毳布

香物夢書曰夢得香

藏魚說文鮮

清室獄也史

猓糖後漢顯宗記

令草宜男花也

毛席西域傳注

竹練王書曰竹練三端

竹萌荀也

練香和香也李賀詩

南威橄欖也太平廣記

石密櫻桃也

木蜜棗子也

雜馥合香也通

脂炬燭也杜

竹胎荀也

調香和香也華嚴經曰

毛布褐也詩

獵碣石鼓曰獵碣

玉窪酒器也

挾日從甲至甲凡十一

挾辰辰十二辰自子至

丹若石榴也西

金鏹刺肉

木八刺字西瑛西域人其軀幹魁偉故人咸曰長西瑛一日方與妻對飯妻以小金鏹刺齧肉將入口門外

有客至西瑛出肅客妻不及啖且置器中起去治茶
比回無覓金銀處時一小婢在側執作意其竊取拷
問萬端終無認辭竟至損命歲餘召匠者整屋掃厓
甓積垢忽一物落石上有聲取視之乃向所失金銀
也與朽骨一塊同墜原其所以必是猶來偷肉故帶
而去婢偶不及見而含冤以死哀哉世之事有如此
者甚多姑書焉以爲後人鑒也

杭人遭難

杭民尚淫奢男子誠厚者士不二三婦人則多以口腹
爲事不習女工至如日用飲膳惟尚新出而價貴者

稍賤便鄙之縱欲買又恐貽笑隣里至正己亥冬十
二月金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城下城門閉三月餘
各路糧道不通城中米價湧貴一斗直二十五緡越
數日米既盡糟糠亦與常日米價等有實力人則得
食貧者不能也又數日糟糠亦盡乃以油車家糠餅
搗屑啖之老幼婦女三五爲群行乞於市雖姿色艷
麗而衣裳濟楚不暇自愧也至有合家父子夫婦兄
弟結袂把臂共沈于水亦可憐已一城之人餓死者
十六七軍既退吳淞米航輻輳籍以活而又大半病
疫死豈平昔浮靡暴殄之過造物者有以警之與

承天閣

平江承天寺初畜大木將造千佛閣會浙省災責有司籍所在木植官酬以價寺一黠僧於閣木上皆鑿萬歲閣三字於是有司不敢取及閣成其字固在諸寺觀凡起造必作儷語題梁間其餘則記住持檀越主名此所必然獨承天諸殿俱否至正丙申春今張太尉士誠未歸順時偽稱誠主國號天周改元天佑曆曰明時由淮渡浙攻破平江即承天以居盡撤去殿上像設坐於其中且以僧元鑿字名其閣豈亦有定數乎

阿瘡瘡

淮人寇江南日於臨陣之際齊聲大喊阿瘡瘡以助軍威按朝野僉載武后時滄州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百姓婦託以縫補而姦之其失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懋往救解之勝靜羞諱其事低身答云忍痛不得口唱阿瘡瘡勝靜不被打阿瘡瘡據此乃有所本

海運

國朝海運糧儲自朱清張瑄始以爲古來未嘗有此按杜工部詩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

遼海粳稻來東吳又昔游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如此則唐時已有海運矣朱張特舉行耳

夫婦死孝

杜陽父友開江陰人隱居教授妻吳辟纊以資之天曆間浙右苗荒米價騰踊學徒散去困於飢餓吳之兄弟屢勸斬丘木粥基地以少延餘息陽父堅持不可繼欲挈吳歸吳曰夫既盡孝妾獨以不義自處寧不食若粟遂相枕藉而卒

猪妖

至正辛卯春江陰永寧鄉陸氏家一猪產十四兒內一兒人之首面手足而猪身

輟耕錄卷第十一

輟耕錄卷第十二

園池記

唐南陽樊宗師字紹述所撰絳守居園池記艱深奇澁讀之往往昧其句讀況義乎哉韓文公謂其文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觀此記則誠然矣宋王晟劉忱嘗為解釋今不復有偶得灤陽趙仁舉字伯昂箋註本句分字析詞理煥然因書其記傳其句讀以便披覽云有未解者又須觀全註可也點法。為句。為讀。記曰絳即東雍。○雍去聲為守。○守去聲稟參。○參所切實沈。○沈去聲分。○分去聲氣畜兩河潤。有陶唐冀遺風餘思。○思去聲晉

韓魏之相剝剖。世說總其土田士人。今無磽交
切雜擾。宜。得地形勝。瀉水施法。豈新田又叢
 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州字或人因得附為
 奢儉。將為守悅致平理。與與平聲益侈心耗物害時
 與與平聲自將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俾俾平聲
疑也孤顛。阿阿平聲偶偶平聲。玄武踞。守居割有
 北。自甲辛苞太池泓。橫硖旁。潭中癸次。木
 腔暴三丈。餘或屬涎玉沫珠。子午梁貫亭曰洄
 漣。虹蜺雄雌。穹鞠覩屬。時礙假胡懇。島坻池音
 淹淹委委。平聲莎靡縵。半切蘿蕃翠蔓紅刺相拂綴。

南連軒井。陣中湧曰香。承守寢晬。雖遂思。西
 南有門曰虎豹。左書虎搏。補各立。萬力千氣。
 底音發。璣匿地。努肩腦口牙快抗。電火雷風
 黑山震將合。右胡人鬚。黃帑。於元累力追珠。
 丹碧錦襖。身刀囊鞞。縹緗。刀切白豹玄班。飲距
 掌脾。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含。音曰槐
 有槐肩。虛器護。霽鬱蔭後顧。渠決決綠池西
 直南折廡赴。可宴可衙。又東騫渠曰望月。音騫
 又東騫窮角池。研雲曰栢。有栢蒼青官士。擁
 列與槐朋友。嶸。鈕銜陰洽色。北俯渠。憧憧來

刮級面西。異隅疑作間。黃原缺天。汾水鈞帶。白言謁。行且良間。遠岡青紫。近樓臺井。間點畫察。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爲去聲發生收歛賦歌詩。正東曰蒼塘。遵瀕西。潁望。瑤翻碧漱。光文切鏤。黎深撓撓奴巧切收窮。正北曰風隄。乘携左右。隄執北回股努。帶徒計切捩刀計切蹴墉。御渠欽池。南楯楹。景恠。嬭蛟龍鉤牽。寶龜靈廳薄猛切。文文章章。陰呼合切墊都念切。欣呼括切煙潰霽聚桃李蘭蕙。神君。仙人衣裳雅冶。可會脫赤熱。西北曰鼇。𧈧音灰。

原。開哈呼來切。儲。虛明茫茫。鬼眼頽耳。可大客旅鍾鼓樂。提鵬挈鷺。偈音弼池豪渠。憎乖憐圍。正西曰白濱。薈鳥外切深憐黎。素女雪舞百俗。水翠披。嚶嚶虛郭切千幅。迎西引東士長崖。挾橫埒音劣埒。日卯西日或作自樵途鳴徑幽委。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漏刻詭婉魚毀切。約化。大小亭餌池渠間。走池隄上亭後前。啤乘墉。如連山群峯擁。地高下。如原隰隄谿壑。水引古。自源三十里。鑿高。槽絕。竇墉。爲或作其池溝沼渠瀑潏音叢潏終出。汨汨于筆切街街哇。

町阡陌間。入汾。巨樹木。資士悍。水沮頭切。將宗族盛茂。旁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晚麗麗上下可通。絕他郡。考其臺亭沼池之增。蓋豪王作一句才侯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往有指可創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音補建者。池由於煬。及當作者雅文安薛雅裴文安二人發土築臺爲拒。幾平聲附於污官。水本於正平軌。病井涵生物瘠。引古。沃漑人便。幾附於河渠。嗚呼。爲附於河渠則可。爲污於汙官其可。書以薦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又見一本

亦註解者不著姓名所分句讀與前畧有不同處併附于此絳。即東雍爲守理所作一世說。土田。士人。宜。得地形勝。自將失噉窮華。啤緬孤顛。阿偈玄武。守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大池。泓橫硤旁作一潭中。癸次木腔作一瀑三丈餘作一子午梁。虹蜺雄雌穹鞠觀蠡作一莎靡縵。南連軒井。陣。左畫虎搏立。萬力千氣底發作一。璣匿地。電火。雷風。右胡人。鬚。黃幣纍珠。丹碧錦襖。身刀。囊。鞞。過。緇。白豹。玄班。飫距掌脾作一有槐負護霽作一。鬱蔭。渠

決決△綠池西△直南折廡赴△擁列△與槐朋友
△異隅間△白言謁行△旦良間△遠岡青紫△近
△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雪
△所爲發生收歛△正東曰蒼塘蹲瀕西潁望△
瑤翻碧漱△正北曰風隄乘携左右△
股努帶披蹴塘△南楯楹△景恠燭△蛟龍鉤牽
△烟漬靄聚△開哈儲△虛明茫茫△提鵬△絜鷺
△唧唧千幅△迎引西東△日卯西樵途陽徑幽委
○蟲鳴聲○晝夜○大小亭餌○池渠間○走池
隄上○亭後前陴乘塘△如連山群峯△擁地高

下△鑿高槽△絕竇壙△爲池溝沼渠

瀑漲△汨汨街街△町畦阡陌△間入汾

水祖宗族茂盛△旁蔭遠映△錦繡交萼枝香晚

△麗絕地郡△考其臺亭沼沚之增△後其能無

果有不補建者△池由於煬及者雅文安△誅

多△此本病井涵△生物瘠△引古沃澣△人便幾

附於河渠

廁籌

今寺觀創木爲籌置溷園中名曰廁籌北史齊文宣王
嗜酒淫佚肆行狂暴雖以楊愔爲相使進廁籌然則

惜所進者豈卽此與按說文廁清也從廁則聲韻初
吏切間也雜也次也園也居高臨垂邊曰廁高岸夾
水曰廁史記太倉公傳豎奉劍從王之廁汲黯傳衛
青大將軍侍中上踞廁見之注如淳曰廁音則謂牀
邊據牀視之一云溷廁也廁牀邊側漢書注如淳曰
廁溷也孟康曰廁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仲馮曰
廁當從孟說愚意古者見太臣則御坐爲起夫武帝
固以奴隸待青亦不應踞溷溷而見之然漢文居灞
北臨廁使慎夫人鼓瑟注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廁卽
此推之則凡廁者皆取其在兩物間爲義又郅都傳

賈姬如廁有野彘入廁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廁亦恐
非是溷園他如劉安別傳謫守都廁三年莊子庚桑
篇適其偃註偃屏廁也屏廁則以偃淡儀禮旣夕禮
甸人築圻坎隸人溫廁塞廁萬石君傳建取親中裙
廁踰身自澣洒注孟康曰廁行清踰行中受糞函也
至於晉侯食麥脹如廁陷而卒趙襄子如廁執豫讓
高祖鴻門會如廁召樊噲等及如廁見柏人金日磾
如廁擒莽何羅范睢伴死置廁中李斯如廁見鼠陶
侃如廁見朱衣王敦如廁食棗劉寔誤入石崇廁郭
璞被髮廁上劉季和廁上置香爐沈慶之夢鹵簿入

側中崔浩焚經投廁中錢義廁神李赤廁鬼廁賸盟孔悝於廁曹植戒露頂入廁之類則真溷園矣

折花

南方或謂折花曰拗花唐元微之詩試問酒旗歌板地今朝誰是拗花人又古樂府拗折楊柳枝

連枝秀

京師教坊官妓連枝秀姓孫氏蓋以色事人者年四十餘因投禮逸士風高老爲師而主教者褒以空湛靜慧散人之號挾二女童放浪江海間偶至松江愛其風物秀麗將結數椽爲棲息所郡人陸宅之居仁嘗

往訪焉秀頗不以禮貌因其請作募緣疏遂爲譏之疏曰京師第一部教坊占排場曾使萬人喝采道德五千言公案抽鎖鑰只因片語投機向林下得大道高風指雲間問前緣福地一翻身纔離了百戲棚中圈子雙擺手便作箇三清門下閒人赤緊地無是無非到大來自由自在識盡悲歡離合幻打開老病死生關交媾功成陰陽炭燒空慾海修持行滿雌雄劍劈破愁城七星冠剛替下鳳頭釵合歡帶生絢做鹿皮袋空非空色非色色即是空道可道名可名強名曰道往常時紅裙翠袖生綃帕猛可里草履麻衣匾

皂條銷金帳，冷落風情。養丹爐，消磨火性。半世連枝，帶葉算從前歷盡。虛花一朝剗草除根，到此際方成結果。尋幾箇烟霞外，逍遙伴侶，抵多少塵埃中浮浪。男兒存一點志誠心，百事可做。少幾處風流債，一筆都勾。試問他濁酒狂歌，爭如我清茶淡話。迷意陣當時落陷人，負我我負人。總是虛脾玄關竅，今日點開心。即道道即心，無非妙用。牢着眼看，烏飛兔走，急回頭。怕鶴怨猿啼，五陵人買笑。追歡掉頭，不顧三島客。談玄論道，稽首相迎。太都來幾箇知音，多管是前生有分。玉樓花下，千鍾酒幾番歌白苧。過行雲紙帳，梅

邊一炷香從此誦黃庭。消永日，桃花扇深藏，明月影。椰子瓢長醉，白雲鄉。皓齒細腰，打疊少年歌舞。錦心繡腹，宣揚老子經文。發科打諢，不離機鋒。課嘴擦牙，長存道眼。燒夜香，非尋佳偶。披鶴氅，星月下禮拜茅君。登春臺，不望遠人。駕鸞車，雲霄上追尋。蕭史歌館，化爲仙館。靜戲房，番作道房。幽淨洗胭脂，見全真本來面目。輕敲檀板，聽步虛。別是官商，入盡誇七真堂。添上箇小孫姑，我只道五城山冊立。下新王母，不比尋常。鉤子曾經老大，鉗鎚百鍊，不回萬夫難敵。疇昔微通一笑，白面郎爭與。纏頭如今頓悟，三生青眼客。

便當擡手既不作入夢朝雲暮雨也須撇等閒秋月
春風若教了蒲團上工夫便可到蓬壺中境界肯莊
嚴一處千年香火是成就到頭陸地神仙金銀鈔等
物是必太塊子捨來福祿壽利錢擬定加倍兒還你
得道者多助看琳宮寶殿日月交輝愛入者必親伏
玉磬金鍾晨昏報德疏文一出遠邇傳誦以資笑談
秀不可留遂宵遁然文雖新奇固近於俳視厚德君
子有間矣而其帷箔之不修者豈偶然哉

卻鞭

文真王阿憐帖木兒之夫人舉月思的斤以賢行稱一

日有獻馬鞭於王者鞭內暗藏一鐵簡拔靶取之則
得王喜持示夫人將酬以幣夫人曰君平昔若嘗害
人則防人之必我害也苟無此心焉用爲王悟亟還
之

奉母避難

泰州人袁氏兄弟二人同居養母至正壬辰紅巾壓境
兄弟負母逃避至中途兄念妻子不置辭母歸惟弟
與母借居田舍後城陷其一房盡遭殺戮獨弟之妻
子獲免乘間奔避適夫婦父子相會時傳爲孝行所
感

匠官仁慈

杭州行金玉府副總管羅國器世榮郡人也天性仁慈有匠人程限稽違案具吏請引決羅曰吾聞其新娶若責之舅姑必以新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繫焉姑置勿問後或再犯重加懲治可也夫羅職在造作耳尚能知此而受民命之寄者則反貪墨苛慘惟以鞭朴立威爲務哀哉

著衣喫飯

諺云三代仕宦學不得著衣喫飯按魏書文帝詔群臣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則古已有此

語

文章政事

呂仲實先生思誠僉浙西憲司事時有自首不合令女習學謳唱者先生案議云男女無父母之命私有所從王法不許父母違男女之願置之非地公論豈容所首宜不准合依律杖斷又有年七十之上而毆人者案議云既能爲不能爲之事必當受不當受之刑先生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而廉潔不污家甚貧至正間官至中書左丞先生未顯時一日晨炊不繼欲携布袍買米於人室氏有客色因戲作一詩曰典却

春衫辦早廚老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
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爲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
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後果及第

浙江潮候

浙江一名錢唐江一名羅刹江所謂羅刹者江心有石
即秦望山脚橫截波濤中商旅船到此多值風濤所
困而傾覆遂呼云此事見吳越時僧贊寧傳載中其
晝夜二潮甚信上人以詩括之曰午未未未申申卯
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朔望一般輪此晝候也初十日
午未初二日未初十五日如初一夜候則六時對衝

子午丑未之類漢東宜伯聚先生嘗作浙江潮候
圖說云太江而東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
江之潮獨爲天下奇觀地勢然也浙江之口有兩山
焉其南曰龔山其北曰赭山並峙於江海之會謂之
海門下有沙渾跨江而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
入于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歛束逼礙沙渾
回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拗怒不拽則奮而上
騰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者心悸故爲
東南之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
天河激湧曰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

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一哉蓋圓則之運太氣舉之方儀之靜太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朏朒消於朏魄而太小準焉月爲陰精水之所生日爲陽宗水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太梁析木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月寒暑之木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緯于下進退消長

相爲生成曆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於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爲郡枕帶江海遠引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湊舟航之所駢集則浙江爲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無不畢聽於潮汐者或違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於傾墊底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某承乏茲郡屬兵革未弭之秋信使之往來師旅之進退雖期會紛紜邊陲警急必告之曰謹候潮汐毋躁進以自危然而跡累肩摩晨馳夕驚有不能人喻而戶說之者考之郡志得四時潮候圖簡明可信故爲之說而刻石于浙江亭之

壁間使凡行李之過此者皆得而觀之以母蹈夫觸險躁進之害亦庶乎思患而預防之意云此說博極群書辭理超詣而古今之論潮汐者蓋莫能過之矣因併錄之

貞烈墓

千夫長李某戊午合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姿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李心慕焉去縣七十八里有私盜出沒處李分兵往戍卒遂在行旣而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經卒載夫歸具以白爲屬所轄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憶得前事

怒形於色亟轉身持刃出而李幸脫走訴于縣縣捕繫窮竟案議持刃殺本部官罪死縣桎梏囹圄中從而邑之惡少年與官之吏胥皂隸輩無有不起覬覦之心者郭氏躬餽食於卒外閉戶業績紡以資衣食人不取一至其家父之府檄調黃巖州下獄卒葉其姓者至尤有意於郭氏乃顧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以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我與爲義兄集萬上不保汝之妻尚少汝之子若女纔八九歲耳奚以依顧我尚未娶寧肯俾爲我室乎若然我

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卒卒謂曰我死有目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二適以求生乎既歸持一幼痛泣而言曰汝爹行且死娘死亦在旦夕我兒無所怙恃終必死於飢寒我今賣汝與人娘豈忍哉蓋勢不容已將復奈何汝在他人家非若父母膝下比母仍似是嬌癡爲也天苟有知使汝成立歲時能以卮酒奠父母則是我有後矣其子女頗聰慧解母語意抱母而號引裾不肯釋手遂攜一兒出市召人與之行路亦爲之墮淚邑人有憐之者納

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携至獄門謂葉曰願與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既而曰君擾押獄多矣可用此少禮答之又有錢若干可收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爲口食計恐旬日不及看君故也相別垂泣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處水極險惡竟不爲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之縣縣官往驗視得實皆驚異失色爲具棺歛就葬於死所之側山下又爲申達上司仍表其墓曰貞烈郭氏之墓大書刻石墓上至正丙戌朝廷遣奉使宣撫循行列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人遂付還子

女終身誓不再娶

特健藥

墨藪載徐氏書記云平上齟齬之歲見育宮中嘗觀先后閱書法數軸將榻以賜潘邸令女學內人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驟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縹云是太宗時所裝其中有故青綾縹玳瑁軸者云是梁氏舊跡楷書每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有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扇書樂毅告誓黃庭私訪於所王女學間其函出盡否荅云尚有一不知其幾至中宗神龍初貴戚寵盛宮禁不嚴御府之珍多歸私室先盡金壁次

及書法嬪主之家因此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於內出二十餘函駙馬武延秀久踐虜庭無功於此徒聞二王之迹強効寶持時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詳其善惡諸人隨事荅稱上者登時去牙軸紫縹易以漆軸黃麻紙縹題云特健藥云是虜語其書作者時有太宗御筆於後題之嘆其雄逸云及考之書苑菁華特健藥作云特健藥恐是錢稗誤耳

乞求

世之曰乞求蓋謂正欲若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宮詞只恐他時身到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蕊夫

人宮詞種得海柑纔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

張道人

暨陽之南門橋軍人張旺者人咸稱之曰張牌素兇狠無賴嘗夜盜城西田父菜被執濡其首溺池而釋之以故恨入骨髓每思有以爲報而未能一夕宿火瓦罌往燒其家道由觀溝時月色微明畫師吳碧山尚未寢偶聞步履聲穴窓窺之見張前行而殤鬼百數踵其後飯頃又聞步履聲復窺之則張回而青衣童子二人前導焉吳甚驚恠蓋張乃吳常所厚善者詰旦往叩張張初不承及語之審因以前事告且曰我

實欲燬其室以快所憤因念冤冤相報無有了時遂棄火歸他無見也吳乃告以其詳張大感悟曰一念之頃可不謹哉即捨俗出家人又咸稱之曰張道人後竟得道云此在至正五年事也

陰德延壽

昔真州一巨商每歲販粥至杭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鬼眼者設肆省前言皆奇中故門常如市商方坐下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數不可逃商懼即戒程時八月之初舟次楊子江見江濱一婦仰天大號商問焉荅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

有本錢五十緡每買鵝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於妾然後持贏息易柴米餘貲盡付酒家率以爲常今妾偶遺失所留本錢非惟飲食之計無所措亦必被讐死寧自沉商聞之歎曰我今厄於命設令鑄金可代我無虞矣彼乃自天其生哀哉亟贈錢一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與親戚故舊叙永訣閉戶待盡父母親故宛轉寬解終弗自悟踰期無他故復之杭舟阻風偶泊向時贈錢處登岸散適此婦強負嬰孩遇諸道迎拜且告曰自蒙恩府持援數日後乃產母子二人沒齒感再生之賜者豈敢

忘哉商至杭便過鬼眼所驚顧曰公中秋胡不死乃詳觀形色而笑曰公陰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陰少陽之命矣商異其術捐錢若干以報之

帝師

巴思八帝師法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太聖至德普覺真知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太元帝師板的達巴思八合失

子木天帝明慈內聖四恩八榮合矣

輟畊錄卷第十二

